

对大戏

◇郭明远

小时候,进入腊月,我的老家东彭庄村与马街村就一派欢乐和繁忙。大家一边置办年货迎接春节,一边提前着手写大戏,迎接正月十三马街书会的对大戏。

东彭庄村和马街村在宝丰县城南,两村之间隔着一条自北向南的应河,东彭庄村在河东,马街村在河西。马街书会会场就在应河东两村的田野里。平时,两村的老少爷们在一条河里洗衣洗菜,在一片庄稼地里收秋种麦,在一条地垄上歇息聊天,亲如一家。但到了一年一度的写大戏、对大戏时,谁也不让,都攒足了劲、提足了神儿,看谁能为父老乡亲 and 客人献上最好的大戏,把马街书会办得一年比一年好。

写大戏前,两个村都要召开会议,商量写大戏事宜,安排村里觉悟高、懂大戏、有门路的村民分兵几路,外出写大戏。在当时交通不发达的情况下,外出写戏是很辛苦的。但是,为写出好的大戏,把马街书会办得热热闹闹、扬眉吐气,呵护这块民俗文化瑰宝,他们不讲条件、怀揣嘱托,顶着寒风、冒着雨雪,跋山涉水、走县串乡,徒步到六七十里外的县乡寻找剧团。

大戏写好后,过罢正月初五,两个村的村民就开始在应河东岸的田地里垒筑戏台。两个戏台一南一北,坐东朝西,相距约有250米。一个书场就像一个对大戏

的战场,两个戏台就像两个安营扎寨的大军,单等正月十一战鼓一响,各显身手。

有一年,马街村写的是鲁山县瓦屋乡剧团的大戏,东彭庄村写的是宝丰县李庄乡翟集村剧团的大戏。到了正月十一,周边群众一大早就如约而同云集马街书会会场。开戏前,首先由两个村的村党支部书记站在戏台角引燃第一个两响炮,随着第一个两响炮咚一叭在辽阔的空中炸响,几个年轻人也引燃手中两响炮以及噼里啪啦的长鞭炮。顿时,鞭炮齐鸣,炮纸如仙女散花般沸沸扬扬地飘下。与此同时,戏台上乐队演奏者抄起梆子重锤,拎起笙箫唢呐,抓起铜钹铜鼓,弹起古筝琵琶,来一段人欢马叫、气势磅礴的过门曲子,马街书会就此拉开帷幕。那过门曲子,时如悠悠的春风漫过麦苗青青的田野,时如淙淙涧水欢快地穿行山间,时如千军万马驰骋疆场……激荡在空旷的原野,也激荡在赶会人渴盼的心田。

开戏不久,双方势力力敌,台下观众相差差不多。后来,南戏台突然爆出一个黑脸的唱腔,那气壮山河、声振林岳、诱人耳听的唱腔,立时把北戏台观众的注意力吸引了过去。少顷,北戏台观众开始骚动。“走,南边唱得好,咱们去那边”。转眼间,北戏台观众便涌向南戏台。看到观众哗啦啦一下子走了四分之一,站在北戏台前角的村党支部书记脸色大变,乌云翻滚,火速

奔向戏台后棚,与戏班子领班进行交涉。

片刻,随着板鼓的敲击、乐队节奏的转换,北戏台后棚一前一后走出两个丑角。一个是身缠腰带,头缠白毛巾,弯着腰,背着手,嘴刁烟袋锅,笑容可掬的老头儿;一个是头挽发髻,穿着绣花鞋,手攥手帕,性情急躁的小脚老太。老头迈着大步在前面走,老太提着小脚在后面跟。随着鼓点的敲击,两人脚步时快时慢,兜着圈子在戏台上追逐嬉闹。前面一摇一晃的老头儿走得快,后面的老太一扭一扭撵得急。不一会儿,老头儿就把老太远远抛在了后面。这时候,老头儿席地而坐,在脚上磕磕烟袋锅,又燃了一袋烟,一边悠闲地吸烟,一边等后面的老太。老太一边迈着小脚上气不接下气地追赶,一边不停地用手帕擦汗。看到老太走过来,老头儿站起身伸伸懒腰,嘴里喊着:“快点!快点!都晌午了!”。撵上老头儿的老太二话不说,嗔怒地用手帕抽打老头儿。老头儿见势不妙,迈开大步一溜烟往前跑。老太嘴里嚷着:“等等我!等等我!”又迈着小脚,舞着手帕,汗流浹背地在后面追……两人惟妙惟肖、酣畅淋漓的表演把台下观众逗得捧腹大笑,一阵阵笑声冲破云霄,沸腾在热闹的田野,传向了南戏台。南戏台观众只听到欢呼声,不知北戏台发生了什么,心里一阵嘀咕后,喝三喝五地说:“走!去那边看去!”就如潮水般涌向北

台。南戏台一下子撤走大半观众,冷场了,站在北戏台前角的村党支部书记趾高气扬地看着涌过来的观众,脸上露出一丝得意的笑容。就这样,马街书会在三天两大戏的鏖战中和千台说书竞技中掀起了一个又一个高潮,让人心旷神怡、流连忘返。

近年来,随着科技发展、文化繁荣,人们足不出户就能看到好戏连台的大戏,听到天南海北名家的精彩唱腔。但是,沐浴着乍暖还寒的春风,踩着青青的麦苗,数万、数十万人陪着、挤着、拥着,共同观看世界最大规模的民间曲艺大会上的对大戏表演,唯有在马街书会才能享受得到。至今,还有很多人热情地从几十里、几百里甚至几千里的天南地北风尘仆仆地赶马街书会,站在松软的土地上,融进听戏观众行列,或顶着寒风,或冒着雨雪,或踩着泥汗,或用肩驮着小孩,或用手扶着老人,仰着脸,惦着脚,看一段精彩纷呈的大戏,听一段质朴厚实的乡村唱腔。那滋味,如吃了一碗天然的、绿色的、地地道道的山野大餐,让人感到熨帖、畅快、通透、舒服。

如今,每每想起那时村民写大戏的热情,想起麦田里对大戏的热闹情景,我仍觉得余音未尽、余味无穷,仿佛回到了童年时期的老家,回到了马街书会看大戏的热烈氛围。



腊八情

◇郭华悦

母亲年年熬腊八粥送人。

早些年,对于母亲熬粥送人的举动,我确实有些看不上眼。在我看来,如今生活好了,谁也不缺那口吃的。要送,就得上档次的。

不只是我,身边的朋友们,也大多这么想。

每逢节日,彼此之间礼尚往来。大家常的,谁敢拿出手?不管礼物是不是高档货,最起码包装得好看大气,这才敢拿来送人。

一向没啥坚持的母亲,在这事上却特别固执。任由我年年数落,可母亲每回总是点头说是,下一年的腊八又照旧熬粥送人。

直至前阵子,看母亲打算采购食材熬腊八粥,我不禁抱怨了起来。听着我在一旁絮絮叨叨,母亲说,你也不看看,我送的都是什么人?

这话,令我不禁一愣。

可细细一想,方觉出其中的特别。确实,每年腊八,母亲送粥的对象,都是一些颇为亲近的亲友。而一些平日疏于来往的,母亲每年若是送礼,绝不送粥,反倒是一些正儿八经的体面伴手礼。

想到这里,脑中突然灵光

一闪。

刹那,我有些明白了。对于母亲来说,越是亲近,越无需客套。撇开虚伪的应酬,把自己最真实的心意表达出来,这是母亲的想法。

母亲说,那些送粥的对象,不是多年的老姐妹,就是走得近的亲戚。越是这样,越得送花心思的。你那些所谓的礼物,反倒见外了。

我突然羡慕起母亲来。区区一锅腊八粥,就能维系两端的情,那便是最温馨的事儿。人到了一定的年纪,心间的澄明,往往与物质无关。此时此刻,内心的宁静往往来自于一点点相知相惜的心。而那些觥筹交错、礼来礼往的礼节,总让人在喧嚣之余,觉得少了点什么。

能欣然接过腊八粥的人,必是懂你的人。喧嚣红尘中,大多是来来去去的过客,不会有什么人为你停留。一锅腊八粥,其实就是一束邀请函,邀你走进一个内心的缤纷世界。而这个世界的风景,唯有那些惺惺相惜的知己,才能领略与欣赏。

这样的风景,母亲早就懂了。而我,至今才明白。

难忘的电影记忆

◇高德领

著名电影导演张艺谋曾写过:“我永远忘不了小时候看电影的某种情景,那种难言的兴奋和快乐,就像一场梦!”这是当时真实的生活写照。改革开放前,我国农村文化生活非常匮乏,农民能看一场露天电影就是一件盛事。

那时候一个公社(乡)才有一部电影放映机,只能轮流到各村巡回放映。上世纪五十年代,有些村庄还不通电,电影放映员要用架子车拉上一个小型发电机。村里放电影就像过节一样热闹,家家倾巢而出,有的还把亲戚叫来一起看。大队(村)的大喇叭会早早预报:“今晚有电影,请去观看”,生产队也会提前收工,让社员们(村民)回家做饭,孩子们则会从家里搬个凳子去霸座,占个有利位置。放电影一般在学校操场上或村里打麦场上,总之要找空旷、能容纳很多人的地方,因为周围几个村子的人都会赶来观看。本村人一般近水楼台,早早占据最佳位置,大家自带凳子,没带的找块砖头或从草堆上扯把草,有的干脆把鞋脱了坐上面。年龄小点的孩子会骑在父亲脖子上,年龄稍大的会爬到树上、墙头上或草垛上,来晚的只能站到银幕背面去看。

由于电影拷贝得少,有时候几个地方同一晚上放同一部电影,一个地方放完马上有专人骑车送到下一个放映点,这叫“跑片”。当字幕出现“胶片在路上,请耐心等待”时是最急人的时候,特别是情节紧张时突然中断等片,简直让人心急火燎。拿到胶片,放映员要调角度,把放映过的胶片一盘盘倒回来才能再次放映。这时村干部往往拿起话筒讲几句,因为这个时候人员最齐。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在村里当“官”时就经常扮演这个角色,当时讲得最多的是大人们要带好小孩,注意安全。借机再布置一下生产任务什么的,如抓紧积肥除草一类,最后还要叮嘱各家各户把自己养的猪圈好。当时最流行的一句话是:一头猪就是一个小化肥厂,养猪不上圈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放正片之前一般先放十几分钟的新闻简报,内容涵盖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是农民了解国家大事的重要渠道,也是学习先进典型和科学种田的好机会,如《尼克松访华》《人工天河红旗渠》《辉

县人民干得好》等,大家都是看《新闻简报》知道的。放完《新闻简报》放正片,一般是战争题材片和农村生活故事片。小孩和年轻人最爱看打仗的场面,每每议论到某部电影,首先说到的就是“打不打”,老年人和妇女更爱看戏曲片和故事片。革命战争片有《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黑山阻击战》《智取华山》《小兵张嘎》《上甘岭》……这些影片激发了农村青年的爱国热情,许多适龄青年看了踊跃报名参军,当不上兵的也要想法弄身军装穿、找个军帽戴。反映土改和农村生活的影片《暴风骤雨》《槐树庄》《喜盈门》《李双双》,农民也特别喜欢,对张瑞芳扮演的那个心直口快、刚毅热情、坚持原则、泼辣温柔的李双双更是印象深刻、赞不绝口。1963年,豫剧《朝阳沟》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搬上银幕,引起巨大反响,那精彩的故事、优美的唱腔,无论在田间地头还是街头巷尾,人们都津津乐道,几个名段至今仍仍在传唱。年轻人记住了《闪闪的红星》里的潘冬子和叫嚣着“我胡汉三又回来了”的坏蛋胡汉三;“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这句来自《列宁在1918》的台词被人们当作励志语使用……令人难忘的还有电影插曲,《白毛女》中的“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柳堡的故事》中的“九九那个艳阳天”以及“一条大河波浪宽”“唱支山歌给党听”“妹妹找哥泪花流”等歌曲脍炙人口,特别是情节紧张时突然中断等片,简直让人心急火燎。拿到胶片,放映员要调角度,把放映过的胶片一盘盘倒回来才能再次放映。这时村干部往往拿起话筒讲几句,因为这个时候人员最齐。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在村里当“官”时就经常扮演这个角色,当时讲得最多的是大人们要带好小孩,注意安全。借机再布置一下生产任务什么的,如抓紧积肥除草一类,最后还要叮嘱各家各户把自己养的猪圈好。当时最流行的一句话是:一头猪就是一个小化肥厂,养猪不上圈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社会和文化事业快速发展,农民看电影的机会多了,有些地方农村形成了一个风俗:谁家娶媳妇嫁闺女、祝寿、生小孩都会花钱请电影队在自家门口放一场电影,让乡亲们聚到一起同喜同贺。甚至有的人家老母猪生猪娃、母牛下牛犊也要放电影庆祝一下。

上世纪八十年代,一些乡镇和富裕村自己出资建了电影院或大礼堂,供商业演出、开会等综合利用。每逢开表彰会、工作会,两角钱一张的电影票就是最受欢迎的福利。后来随着电视进入寻常百姓家,露天电影越来越少,最终淡出人们的视线。

露天电影丰富了人们的生活,记录了一个时代,也是一代人甜蜜经典的回忆,值得怀念。



古长城上雪茫茫 新华社发(卜向东 摄)

小小说

赵驴脱单

◇贺敬涛

赵驴又喝酒了,还卖了一箱蜂。

从镇上回到月亮湾村,赵驴一头撞进大白桃家。过去,月亮湾村穷,大白桃家是个牌楼。

进屋时,见四人正有说有笑,赵驴大喊了一嗓子:“加我一个!”

正说笑的大白桃嘴翘到了天上:“睁大眼睛看看,是打牌吗?咱村早都没人打牌了!”

的确,四个人正拿着蓝莓资料谈事情。今年,政府采取“公司+农户”的方式发展蓝莓种植,他们都是蓝莓基地的农户。

赵驴讨了个没趣,晃悠悠往家走,一屁股坐在院子里的石凳上,看着仅剩的3箱蜜蜂呼味呼味喘粗气。

一阵摩托车响,月亮湾村第一党支部书记王月花风风火火赶来了,咋地停下车,咚咚冲进直奔蜂箱:“赵驴,那一箱蜂呢?”

“卖——了!”

“那是脱贫蜂,是帮你脱贫的,还能帮你娶媳妇……继续卖吧,看你咋脱贫、咋脱单!”

“卖了多少钱?卖哪儿了?”

“500元,卖给对沟的李二狗了。”

赵驴手足无措得像个孩子。

“不管你了!”王书记俊俏的瓜子脸气得白一阵、红一阵。

第二天,日上三竿,赵驴还在睡觉,门咣地被村委会主任李辉推开了。

“赵驴,还睡啊?王书记被蜂蜇了,

住院了!”

原来,从赵驴家出来,王书记直奔对沟角村,自掏腰包把蜂又买了回来。王书记抱着蜂箱放到摩托车后座,驮着往月亮湾村走,山路不平,蜂箱掉到沟里散了架,王月花赶忙用夹克衫包起,多亏刚好路过的大块地村委会主任帮忙,群蜂才没有跑散,可王月花被蜂蜇了5下。因是过敏体质,她呼吸急促,晕倒过去,被紧急送进了医院。

从县人民医院看完正点滴滴的王书记回到家,赵驴又悔又气,折身进屋,抄起棍子把酒瓶打得稀烂。

赵驴变了。肯吃苦,还爱钻研了,到处拜访养蜂专业户学习养蜂知识,回来细心观察蜂群生活习性。

没多久,4箱蜂分出了12箱,王书记又为赵驴贷款购买了4窝崖蜂,因养护精心,不久又增加了蜂群。村子地处深山,气候适宜,林木茂盛,花种类多、花期长,产的蜜多,质量也好。

王书记通过互联网卖蜂蜜,又跑县里,市里大超市推销,销路顺畅,赵驴成了养蜂专业户。

赵驴命苦,七岁丧父,八岁丧母,吃百家饭穿百家衣长大,眼看都四十好几了,还单着。

“赵驴呢?”王月花在赵驴家院外,正碰着村委会主任李辉。

“人家可是大忙人,他去看崖蜂了。”

“走,走,路上说。”王书记拉着李辉

往村北青石崖走。

“县妇联、县文联、县民政局要联合举办‘搭鹊桥、促脱贫’公益相亲活动,我第一个给咱赵驴报了名!”

“嗨,甭操心心了!”李辉抱着膀子,咧着嘴笑。

“能不操心吗?我一定要帮赵驴寻个媳妇!”

“真不用!”李辉笑眯眯地卖起了关子。

“咋回事?”王书记瞪起美丽的大眼睛。

李辉冲远处呱呱嘴。

远处的青石崖,是赵驴的崖蜂养殖基地。石崖上倒挂着一排崖蜂,蜂儿出出进进,嘤嘤嗡嗡,正酿造如蜜一样的生活。山崖下有两人正在割蜜,一个是赵驴,一个是大块地村的陶金枝。

王书记一拍脑袋:“嗨,你看我这脑瓜子!金枝这段时间,可是老来赵驴这儿‘检查’工作呢!”

三个月后,电视台记者来月亮湾村采访脱贫先进个人赵驴。赵驴对着镜头,声音有些哽咽:“感谢党,感谢政府,感谢王书记,俺赵驴脱贫了!”稍顿了顿,他伸过脑袋低声说:“记者同志,俺不打火棍了!”

“那叫脱单。”金枝在下面大声纠正道。

赵驴闹了个大红脸,正衣领,对着镜头清了清嗓子,大声说:“对,俺赵驴,脱贫了!还,还脱单了!”

史海泛舟

149.开元通宝

唐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七月,皇上下诏废除五铢钱,发行“开元通宝”。这种新型货币为铜制,著名书法家欧阳询(湖南长沙人)铭文,“其词先上后下,次右后左读之;自上及右会回环读之,其义亦通”。不少人以为“开元通宝”源自唐玄宗开元年间,其实始自唐高祖李渊。唐太宗李世民时代亦发行有“开元通宝”,收藏家鉴定这时期“开元通宝”的诀窍是:背面是否有指甲掐痕印迹。据说是钱币模具呈唐太宗审阅时,长孙皇后用指甲用力掐了一下,留下了甲痕。

150.缺点有三

河北人李峤在武则天唐中宗时代三次出任宰相,不但是政坛大佬,亦是诗坛领袖。后人对李峤的为人颇有微词:一是性好荣迁,憎人升进(自己追求功名利禄,却容不得别人仕途进步);二是性好文学,憎人才华(钟情文学且颇有成就,但妒贤嫉能);三是性好贪食,憎人受贿(自己见钱眼开,却憎恶别人受贿)。唐睿宗登基后,李峤被贬。

151.藏书大家

唐穆宗长庆元年(公元821年),著名书法家柳公绰(柳公权之兄)出任首都长安市长(京兆尹)。柳公绰是有名的藏书大家且颇有特点,所藏经、史、子、集各类书籍一式三套。其中,精装版用于珍藏,第二套用于自己阅读,第三套用于门生子弟的教学。柳公绰家中摆满了大书柜,分门别类,相当可观。

152.和尚不易

北宋文人俞澹(浙江金华人)性情谨慎,能文能歌且擅酒,跟宰相王安石(江西抚州人)是好朋友。一天,俞澹拜访王安石,闲聊了几句说:“吾欲做和尚,但贫无钱办理度牒(僧侣的身份证件)。”王安石看其一本正经,欣然出钱资助。俞澹向王安石预约,到时就请其参加剃度仪式。过了好长时间,王安石也没听到俞澹出家的消息,于是召俞澹见面问是咋回事。俞澹回答:“吾思僧亦不易为。公所赠费用,已送家偿旧债矣(我想了想,当和尚也挺麻烦,你资助我的钱早换酒喝了)。”王安石听罢也没恼,一笑了之。(老白)

